

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

励志社内幕

侯鸣皋 著

南京出版社

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

励志社内幕

侯 鸣 皋 著

南京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以蒋介石为社长的国民党励志社，究竟是一个什么机构？外间众说纷纭。本书作者在励志社17年，从干事到代理副总干事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揭开了励志社的神秘面纱。本书用大量事实说明励志社的性质，特别是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私人生活、励志社的秘密使命、励志社与国民党各派系和军统的关系，言之甚详，许多内容为首次披露。作为系统介绍励志社的专著，研究民国史者不可不读。全书记述翔实，文笔流畅，适合广大读者阅读。

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

励 志 社 内 幕

侯鸣皋著

南京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发行

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3.375 字数：70千

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15,000册

ISBN 7-80560-044-9/D·8

定价：1.25元

责任编辑 张增泰

目 录

一、抗日战争前的励志社…………… (1)

(一)旧中国的“尖卡斌”机构……………(1)

(二)励志社的“十戒”和秦淮风月……………(3)

(三)励志社的内廷供奉工作……………(11)

(四)黄仁霖和他的助手们……………(15)

(五)蒋、宋私人生活……………(23)

1.蒋介石的原配和两位如夫人……………(24)

2.蒋、宋的日常生活……………(26)

3.蒋、宋的文娱活动……………(30)

(六)“尖卡斌”——励志社的工作……………(33)

1.蒋介石几次遇险……………(33)

2.黄仁霖和路易斯密访沈阳……………(35)

3.靠打秋风建立励志分社……………(39)

4.电影宣传车与集团结婚……………(44)

(七)黄仁霖在西安事变中……………(47)

附：抗战前励志社组织机构一览表

二、抗日时期的励志社…………… (53)

(一)分发慰劳品和犒赏金……………(53)

- (二)招待美、苏志愿援华部队……………(57)
- (三)励志社与飞虎队……………(62)
- (四)黄仁霖在开罗会议上……………(65)

三、抗战胜利后的励志社……………(68)

- (一)黄仁霖与马歇尔……………(68)
- (二)励志社与国民党各派系……………(73)
- (三)励志社与军统……………(77)
- (四)宋氏姐妹情谊……………(80)

附：抗战胜利后励志社组织机构一览表

- (五)我投入人民的怀抱……………(84)
 - 1.“暴徒”的首领……………(86)
 - 2.我个人历史转折的契机……………(90)
 - 3.人民财产归诸人民……………(97)

作者后记……………(103)

出版者的话……………(104)

一、抗日战争前的励志社

(一)旧中国的“尖卡斌”机构

国民党励志社正式创立于1929年1月1日，其前身名称是黄埔同学会励志社。社长是蒋介石，社址设在南京黄埔路（现解放路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内。中山东路黄埔路口的三座宫殿式的建筑，是1931年建成的。建筑费约十五万元，系上海银行界在阎冯战争时捐献的一笔巨款，作为社长夫人宋美龄发放蒋军官兵的犒赏金，建筑费是犒赏金的剩余部分。在新址落成前，励志社只有四间小木房，五个干事和几百元活动经费。励志社后来逐步扩大发展，到解放前夕，励志社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分社，而且都是富丽堂皇的大建筑。如南京的总社（现中山东路307号），南昌、成都的分社，都是在抗战前落成的宫殿式建筑，由关颂声、赵深等名建筑师设计，陆根记营造厂承包。又如长春的伪满州国国务院，上海的百老汇大厦（现上海大厦）、乐义饭店（现华山饭店），南京的AB大楼（现华东饭店），北京的翠明庄等等。重庆的嘉陵宾馆与胜利大厦，是孔祥熙的产业，也由励志社派人去经营管理。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高楼大厦和豪华建筑，后来都成为励志社的分社或招待所。

靠励志社起家的黄仁霖，从上海青年会的一个小干事，

一帆风顺地登上中将联勤总司令的高位，成为蒋介石、宋美龄的贴身亲信人物。黄仁霖怎样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配角？励志社究竟是什么机关？何种团体？还是特务组织的外围？人言言殊，众说纷纭。

有人认为励志社就是蓝衣社，也就是复兴社的前身。说来凑巧，1933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励志分社的干事，一律身穿白帆布裤子，上身是蓝夏布中山装，这是黄仁霖别出心裁设计的制服，也就成为蓝衣社前身传说的由来。有人认为励志社是军统的外围，也不能说毫无根据，因为励志社招待所内，确有军统派来的特务充当招待所的服务员。

我在励志社前后工作了十七年，自1932年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毕业后，即考入励志社第二期干事训练班，从一个小干事提升为股、科主任干事、处长、副司长，到代理副总干事。得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我认为，励志社并不是正式机关，因为励志社职员享受不到文武官员的铨叙待遇；作为文官，考试院铨叙部也不认账；作为武官，国防部第一厅（专司铨叙人事）也不受理。记得1940年，励志社副总干事施鼎莹因受内部派系倾轧，愤而辞职，随邵力子去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工作。因没有铨叙资格，一个大学毕业已十多年的副总干事，在外交部里只能作为一个一般的外交官，名义为实习副领事。

励志社也不是民间的社会团体。因为励志社职员可以穿军装，可以领取军米，可以享受车船军人半价优待。励志社的经费是向军需署或财政部领取的，抗战时期招待美军费用占全国财政开支的第五位。找遍世界各国，也没有励志社这样收支庞大而且享有特权的群众团体。

那么励志社到底算什么呢？有人说，励志社是个尖、卡、斌性质的机构。尖者，不小不大焉；卡者，不上不下焉；斌者，不文不武焉。

这个尖、卡、斌机构，主要的任务，一是充当蒋、宋的“内廷供奉”；二是接待外国军政人员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政权的半封建、半殖民地性质。记得抗战时期，黄仁霖在昆明办了几期译员训练班，在黄仁霖上课时，有个学员在黑板上大书“No. 1”两字，意即“Number One Boy”，西崽头子也。黄看见黑板上的字样，不以为忤，反而哈哈大笑，随即对学员说：“你们说对了，我就是No. 1，你们就是No. 2，No. 3，干我们这一行，就是服务行业。”所以黄仁霖对“西崽头子”的衔头，是自认不讳的。

励志社在国民党政治活动中，可说是一个小小的派系，但能量却不小，单就招待美军一项工作来说，招待所遍布全国，有一百九十四个，所耗经费达一亿七千六百余万元。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，它的所作所为，既没有外界所传的神秘色彩，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。我个人的片断回忆，也许有助于读者了解一些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南京、重庆的政治气氛、社会风貌，以及一些掌故逸闻，别的就不敢奢望了。

（二）励志社的“十戒”和秦淮风月

励志社是蒋介石模仿日本军队里“偕行社”的组织亲手创办的。“偕行社”和美国军队里的陆军青年会、海军青年会一样，都是军官俱乐部。不过“偕行”二字，语出诗经《秦风·

无衣》：

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。”

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泽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戟，与子偕行。”

所以，“偕行”有同袍泽之意。

蒋介石手创励志社，的确有意办成一个类似复兴社的组织，无奈黄仁霖是美国留学生，基督教徒，他的一套青年会的手法，未能完成社长的政治目的，因而蒋只好另起炉灶，请黄埔同学的十三太保（邓文仪、贺衷寒、酆悌、曾扩情、康泽、滕杰、潘佑强、桂永清、刘健群、杜心如、郑介民、梁干乔、肖赞育）另行发起复兴社的组织。《黄仁霖：回忆录》的译者张玉荪^①，认为蒋介石创办励志社，是想在国民党部队中普遍设立励志分社，以代替政训处的工作。但我看不出社长的用意，也可能是励志社同仁的一厢情愿。

励志社一成立，便和它的上级黄埔同学会发生了矛盾。黄仁霖曾对我说过：“他们（指黄埔同学会）有他们的主张，而我们则根据社长的信念，以及十条戒条，作为我们的目标。所以我和黄埔同学会一直意见相左。”开始在办理移交手续时，原来黄埔同学会励志社的干事，大都是黄埔毕业同学，后来只留用了一人，那就是黄埔五期毕业的王兆泮。此人善良忠厚，但缺乏才干，始终没有得到黄仁霖的重用。当时办理移交时，有些黄埔同学曾公开表示反对，说“我们革命军队里不能容许有基督教徒，要打倒他们”。当时校长和校长夫人就是基督教徒，所以被打倒的人只能是反对办理

^①苏州东吴大学毕业，后任励志社副总干事，现住美国纽约。

移交的黄埔同学，

后来为了办公用房，又发生了冲突。当时一座二层木结构的楼房，共三十二间，励志社只占用了八分之一，其余的都是黄埔同学会的。现在香火要赶走和尚，励志社提出要黄埔同学会全部迁让，官司打到了校长面前。励志社有校长夫人撑腰，结果校长命令黄埔同学会在三天之内全部搬走。这场官司是打赢了，却产生了日后黄埔系和励志社黄仁霖系统水火不相容的后果。

蒋介石为励志社亲手制订了社员应遵守的十戒。这十戒是：一、不贪财；二、不怕死；三、不招摇；四、不骄傲；五、不贪懒；六、不嫖赌；七、不吸烟；八、不饮酒；九、不借钱；十、不说谎。

谁能遵守这十戒？国民党的军官？励志社的工作人员？社长夫妇能以身作则吗？据我所知，十戒中的不吸烟、不饮酒这两条，社长蒋介石和总干事黄仁霖的确能够身体力行，他们平时不喝酒，在宴会上也只喝葡萄汁。其他各条就很难说了。

“不吸烟”这一条，励志社的干事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做不到，好在励志社到处有洗手间和厕所，总干事本人还有专用洗手间，那些人烟瘾来了，大家都到厕所里去喷云吐雾一番，烟头扔在抽水马桶里，谁也查不出物证。我们的社长夫人宋美龄对不吸烟一条也难以遵守。宋美龄的烟瘾大得惊人，香烟越凶，她越过瘾。英国的名牌香烟如茄立克、三五牌、白锡包等，她不屑一顾。有人送给她这些名烟，她都转送给侍候她的蔡妈享受。她自己最爱吸的是“品海牌”即后来的“红锡包”、老刀牌，老刀牌俗称强盗牌。这些烟价廉味浓，她每

天非抽几包不可。抗战时期，宋到了重庆，这些烟难买到，¹她就以美国烟骆驼牌(Camel)代替。抽这些高焦油的浓味烟，牙齿容易发黄，但是Madame(我们励志社干事对社长夫人的尊称)却依然明眸皓齿，这应归功于牙科医院的大夫和护士了。

关于“不饮酒”一条，励志社内中西餐部是不供应酒的，也不许就餐者带酒来。但是，励志社干事的酒量都不小。记得我刚到励志社不久，在大行宫一家小饭馆华乐斋(现名菜根香)内吃宵夜，看到隔壁房内张玉荪干事和几位同事在小酌，桌上花雕两壶，白锡包烟一罐，我就知趣而退了。张玉荪一向小心谨慎，那天大概已时近午夜，他估计不会再碰到熟人了。其实后来励志社撤退到重庆，不少干事都以酒浇愁。记得我和几位同事住在上清寺三号，那是当时重庆市长吴国桢的哥哥吴国炳的房子，同事中有殷新甫(曾任苏州青年会总干事)、王作民(曾任庐山管理局局长)和董刀勋(董去台后曾任招商局基隆分局总经理)等，其中王不善饮，我和殷、董等都是老酒客。有一晚，我们三人共饮三星白兰地一瓶，威士忌一瓶和薑汁酒(gin)一瓶，这三瓶酒都是殷的侄子刚从香港带回来的。酒后，我们还约了几位赌友打“沙蟹”，赌友当然也是励志社的同事。那晚大概有人密报于黄仁霖，黄一进三号大院，就高声大嚷：“新甫在家吗？”这不啻告诉我们：“我来了，你们识相点吧。”我们酒会和赌局都在一间密室内举行，既然他警告及时，我们就能从容应付。

关于“不嫖赌”一条，励志社干事中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也有不少趣闻逸事。

先讲黄仁霖乃弟仁泉的故事。黄仁霖一家三兄弟，大哥

黄仁霖，二弟谭仁祥(早年嗣给谭家为子)，三弟黄仁泉，大家都叫他J.Z.。黄仁泉原在苏州东吴大学肄业，后到励志社任干事。此人风流倜傥，举止潇洒，善于谈吐，经常涉足歌坛舞榭，南京夫子庙是他每天必到之处。他有位表哥潘小萼，也是吴门望族。他们一个追求王熙春，一个钟情曹剑佩，王、曹二人都是誉满秦淮的红星。

那时潘小萼刚从美国留学归来，获得博士学位，官任江西省政府卫生处处长，每月必到首都卫生署来述职。述职是假，会见情人是真。潘到南京后，为了便于卿卿我我，谈情说爱，既不想住在大表哥家里，也不愿住在励志社单身宿舍内(励志社宿舍是不接待女客的)，乃与黄仁泉在太平路安乐酒家(现江苏饭店)辟一密室。事被励志社副总干事施鼎莹侦悉，乃密报黄仁霖，使黄十分尴尬，只能于某晨亲赴安乐酒家，在房门上放置一名片；后又在励志社全体职员(当时还不到三十人)会议上，宣布将黄仁泉撤职。撤职也只是一套手法，因事隔不到一年，黄仁泉又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励志分社复职。

黄仁泉在庐山曾为汪精卫的女儿安排在鄱阳湖内游泳，他神通广大，居然调来了海军舰艇，在星子县湖面上保护汪小姐的安全。这一来，深得陈璧君的赏识，事后即升调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去任职了。

当年黄仁泉认我为知己，他不但请我在星子县做他的帮手，去夫子庙听戏捧角时，也必邀我同行。黄仁泉那时月薪仅五十元，因励志社规定，欧美留学生干事月薪二百元，日本留学生一百二十元，国内大学毕业生六十元。他每月工资在夫子庙戏茶厅里，三五天就全部报销了，其余的开销只

能伸手向亲友借贷。俗话说，有钱的帮钱场，无钱的帮人场，我月入六十五元，还要养家活口，只能帮个人场，在戏茶厅里喊几声好而已。

黄仁泉月入有限，但眼界很高，他最钟情的是小鸟王熙春，不知他哪里东拼西凑而来的钱，曾赠给王熙春一套戏装。王熙春的父亲王金荣是“群乐”戏茶厅场面上打小锣的。我为了帮黄仁泉的忙，讨好王家父女，有次梅兰芳在南京演出时，我是后台主任，除梅兰芳出场用自己的场面外，其余几出戏的场面，我包给了王金荣。我对王熙春的印象也很好，她衣着朴素，经常穿一件阴丹士林布旗袍，当时年方二九，志在艺术，力求上进，尚无意选择意中人，所以黄仁泉只不过是单相思而已。

但是潘小萼和曹剑佩二人的遭遇却是一场悲剧。潘小萼当时刚从美国学成归来，年少得志，学有专长。曹剑佩则是夫子庙四大金刚之一，色艺超群，不少人为之倾倒。两人情意绵绵，又谊属姑苏同乡，真是相见恨晚，打得火热。无奈好事多磨，潘郎纵有打破世俗门第观念的决心，愿与金陵“茶花女”匹配良缘，但为社会上清议所不容，又横遭潘家亲属之反对，有情人终未成眷属，其中反对最烈的当然是大表哥黄仁霖。潘博士挥泪斩情丝，曹剑佩红颜叹薄命，终于含恨而死。这在当时来说，也是一幕社会悲剧。黄仁霖在回忆录中，一再提到他的表弟潘小萼博士，但对潘早年的这一段伤心史却只字未提，让我在这里补一笔吧。

事有凑巧，1947年，曹剑佩的侄女曹慧麟承继乃姑衣钵，在上海与周信芳搭档，红极一时。那时，黄仁霖正在上海为宋美龄办理中华音乐剧团去美国演出《孟姜女》音乐舞剧的

事，因扮演主角孟姜女的演员王艳霞在上海先施乐园剧团搭班，名不见经传，拟另外物色一位较有名声的女角。黄仁霖派我到曹家去邀角，请曹慧麟出国，并许以美金为包银。曹母开始似有允意，事情说得略有眉目时，她忽然问起剧团的主持人是谁，我不慎告以真相。曹母一听到励志社与黄仁霖的名字，立即沉下脸来，断然拒绝再谈去美的事，并声言其女儿的事，一切由她作主，要我不必和她女儿直接谈判了。当时弄得我下不了台。

南京秦淮河畔夫子庙，向来是六朝金粉、无限风流的场所。三十年代的南京，夫子庙贡院街上，茶楼酒馆，栉比鳞次。说到小吃，有奇芳阁的素干丝，六凤居的鸭油饼、豆腐脑，蒋有记的牛肉锅贴，永和园的烧饼，和雪园的小笼包饺。谈到酒楼，有老万全、六华春的京苏大菜，太平洋的西餐，大集成的浙绍酒菜，老正兴的上海盖交菜饭，邵复兴的南京风味名菜等等。当时首都电影院（现解放电影院）隔壁有一家广东菜馆，它们的蠔油牛肉、原盅冬菇、凤爪水鱼、冬瓜盅等都价廉物美，风味绝佳。事隔半个世纪，我还忘不了呢。

至于戏茶厅，则有群乐、鸣凤、奎光阁、飞龙阁、麟凤阁等等。当年我在那里听过白云鹏、刘宝全、小黑姑娘、小彩舞、章翠凤的京韵大鼓，金万昌的梅花大鼓，董莲枝的梨花大鼓，刘宝瑞、小蘑菇的相声，高元钧的山东快书，山药旦、富贵花父女的滑稽大鼓等等。后来在京剧舞台上挑梁演出，享有薄名的李蔷华、李薇华两姐妹，当时艺名叫小苹果、小桔子，还在戏茶厅里唱开锣戏呢。当时戏茶厅里京剧清唱名角还有李晓峰、卢咏霓、张翠红、陈怡红、王玉蓉等等。

当时南京市政府社会局，以维持风化为名，竟下令所有歌女一律佩戴桃花章，以资识别。歌女们闻而大哗，认为是侮辱人格，纷纷集会反对。社会局发言人强词夺理，说什么“桃花也是中国名花，至于‘轻薄桃花逐水流’之诗句，乃系文人游戏之作，不足为据”云云，实在不值识者一笑。当时报界舆论都同情歌女，纷纷仗义执言，某报还建议，北洋政府时代有嘉禾章，国府办公人员有梅花章，既然歌女要佩桃花章，依此类推，则烟民应佩罌粟花章，未婚的姑娘应佩玫瑰章，有恋人的应佩“勿忘我”章，姨太太应佩玉兰花章，社会局的老爷们则应佩老虎章，结果闹了一通，不了了之，社会局可谓自讨没趣。

尽管励志社有十条戒条，尽管夫子庙月牙池对面的照壁上有“实行新生活，严禁烟赌娼”十个大字标语，而且国民政府有严禁公务人员涉足歌场的通令，但是励志社的干事，包括我在内，每当华灯初上，即乘三路公共汽车从黄埔路直达夫子庙，或小酌，或听戏，有的逢场作戏，有的却流连忘返。记得我的同事好友姚克爽，是中央医院院长姚克方的堂弟，因只有高中毕业资格，月薪仅四十元。他发薪后即邀我去大集成酒楼小酌，三四人每次加上小费要五六元钱。当时一桌鱼翅烤鸭席要八元，几顿吃下来就囊空如洗，以后就向同事们商借伙食费。姚克爽当时热恋大集成的名侍女章丽丽，除了在小报上写捧场文章外，还以绝句、律诗相赠，可与于右任赠联雅云相媲美。后来我才知道章丽丽竟是我苏州芮埭镇的小同乡呢。

(三) 励志社的内廷供奉工作

外界传说宋美龄和她的宠臣黄仁霖是留美同学，其实二人虽都是美国留学生，但留学的时间和学校都不相同。宋美龄十一岁就随家人到了美国，先在威斯莱茵女子学校读了两年，然后转学到韦尔斯利女子大学，1917年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家中。黄仁霖1923年才去美国留学，毕业于田纳西州奈许城的文特贝尔大学，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硕士学位，1927年秋回国。宋美龄诞生于1898年，黄仁霖1901年出生，两人年龄相差三岁，但一个读书较早，一个较晚，所以黄仁霖去美留学时，宋美龄已经大学毕业后回国近六年了。

黄仁霖由美回国，即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任教育干事，是上海青年协会总干事余日章的女婿，黄仁霖得识宋美龄是通过余日章的关系。据黄自述，他任黄埔同学会励志社副总干事是由孔祥熙介绍的。他又说他是1927年在上海慕尔堂见到宋美龄的，那么这次见面大概是参加蒋、宋婚礼吧。

1927年，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时，因宋是基督教徒，结婚的先决条件，一定要新郎先受基督教的洗礼，然后再延请一位牧师出席证婚。新娘是名门望族，新郎是三军总司令，为他们证婚的，一定要是驰誉海内外的名牧师，才算旗鼓相当。当时他们约请一位“德高望重”的江长川牧师作证婚人，不料江长川认为蒋已先后有了三房妻妾，即毛氏、姚氏和陈氏，现在蒋休妻再娶，有违基督精神，因而断然拒绝。这一下可慌了蒋宋的手脚，新婚佳期在即，仓促间又到

哪里去另找一位全国有声望的牧师？如果再遭拒绝，那就无法收场了。后来幸得余日章出面为蒋宋解围，自己为主持婚礼的牧师。所以，蒋宋对余日章的乘龙快婿黄仁霖，也另眼相看了。

励志社刚开办时，总干事为朱懋澄，因朱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英文秘书，又兼任工商实业部的实业司司长，无暇兼顾励志社的工作，所以实际工作均由副总干事黄仁霖负责。黄为人机敏，善体人意，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尤为宋美龄所赏识。黄仁霖还有一套青年会的手法，经常开展一些文体体育活动，说说唱唱，吹吹打打，蹦蹦跳跳，把黄埔同学会俱乐部搞得热热闹闹，一天到晚门庭若市，中央军校的学生趋之若鹜。那时蒋、宋住在中央军校内，也经常到励志社去参加活动。听说蒋、宋有一次看见黄仁霖带着几个干事在搞卫生，黄亲自在刷洗一个搪瓷马桶，认为黄仁霖有苦干、实干精神，当即提升黄为总干事。后来，蒋、宋把家中的庶务工作也交给励志社去办了。

据黄仁霖说，1929年举行孙中山先生奉安典礼时，孔祥熙是典礼的总指挥，他是副总指挥。登中山陵时，要跨上三百六十五级台阶。当时，宋美龄到达台阶最高一层时，又热又累，向他要了几瓶柠檬汽水，和总司令共同饮用。当时他虽然已精疲力竭，但仍然走下三百六十五级台阶，在一个供应茶水站上取了充足的柠檬汽水，重新登上三百六十五级台阶。可以想见，一个体重二百四十磅的大个子，上下三百六十五级石阶，手里还要拿着汽水，必然是汗流浹背，气喘如牛。这样忠心耿耿的部下，怎不博得蒋、宋夫妇的欢心、信任和重用呢？